

3 到此一笑的人们

世博园真的可笑——我的意思是进入园内的游人可以随便笑。这并非废话，你要是在灵堂墓地、灾祸现场笑就有点不合时宜。所以世博园至少是一个区别于灵堂墓地、灾祸现场的地方。

国内的游人习惯把旅行或参观变成到此一笑，喜欢堆起笑容在关键词的前面留下倩（或不倩）影。此时，世博园便更像菜市场了，到处是叫卖声：“茄子！”（含圆茄、长茄、矮茄三种）“奶酪！”（此物必须用英文叫卖，用中文的话拍出来会像白痴，不信你试试）。连笑三次者，男的可称唐伯虎，女的可称秋香。连笑四次，则可称其为唐伯虎+1、秋香+1。连笑六次，可称为唐伯虎×2、秋香×2。依此类推。随着茄子奶酪的持续叫卖，菜市场里的唐伯虎×6+2、秋香×9+1等层出不穷。

兴致勃勃的到此一笑者们携带的笑容类型多样，分述如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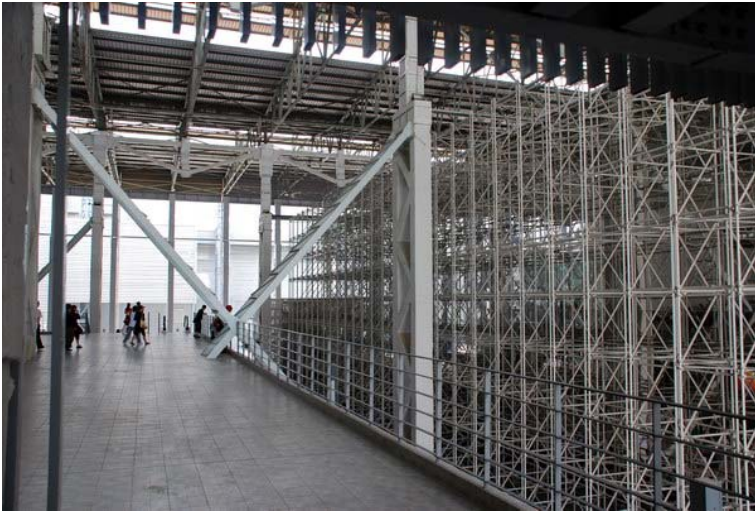
高架下，乔装打扮成纺织女工的某外籍女士在偷笑。游人也许能从她的眼中看出点嘲弄，其实她自己首先已被嘲弄，所以她的嘲弄是反嘲弄。眉来眼去的女工和游人共同为环境注入了张力。但是她老公却不以为然，只顾老实巴交地看守着眼皮底下的花盆，因为少了一个就没法向领导交差。



纺织女工笑你是因为她知道你要挤进那几十万人中，马上就笑不出来了。可是她不知道我根本不会到人堆中去，我所涉足的地方看上去跟世博会倒闭一样。比如工作人员餐厅附近，几乎没有人，如果不相信，看看垃圾桶周围就知道了，连垃圾都没有。虽然餐厅建筑不能算出色，但若大多数房子在形体和比例的拿捏上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，城市景观也能上一个档次了。



日本产业馆旁边的平台，继续往前钻进楼梯间就可以视察外面的绿地。外墙上几个机器人自得其乐，鉴于钢管上积灰很厚，建议给它们添块抹布，这样它们在玩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把钢管给擦了。



栏杆边也有视察的游人，看到下面的长蛇，他们愉快地笑起来。他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头顶。如果你是个有心人，可以大致数一下下面有多少黑头发（含直发、卷发、秃顶等各种发型），有多少白头发，有多少黄头发，有多少红头发，有多少卷发（含各种发色），有多少秃顶（含各种肤色），有多少帽子等。



靠江边一直很少人，令人对地上排成一排高半米左右的東西产生怀疑，弄不清楚到底是坐具还是雕塑。有个蓝色铁门很有工业感，样子也挺好看。在滨水木平台上，只有零星的观光客和寥落的几声“茄子”。



小人洗完澡爬出浴桶，摊开两手问，我的衣服呢？众人笑而不语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多半跟那个随地小便的比利时儿童有关，小人的衣服怕是被谁当儿童节礼物拿去了。



这里倒真像是倒闭的工厂或公司，其实它只不过是案例馆之间的过渡。没人会在这里叫卖茄子。



就在最适合举行攀岩比赛的厂房外，一位老奶奶撑着伞挡住假想中的太阳。这样年纪的独行者园中不多见，别人看了一定会认为她刚买菜回来。很想知道那只环保袋里装的是不是茄子。



为了增加人气，一个小人被派到墙上。但小人不会叫卖茄子和奶酪，只能躲在柱子后面，被人忽略。



这个房子简洁大方，还带点设计感，外观处理得不错，可是门庭冷落。它是警察叔叔上班的地方，门口没有人排队，看来投案自首的人毕竟是少数，该弄个送彩电的活动鼓励一下。



马德里案例馆外面这些室外家具看上去很活泼，似乎很适合儿童游戏。但是看不到什么儿童，可能他们在玩的游戏是捉迷藏，并且藏得很好。



也有些儿童不玩捉迷藏，而是玩从天而降的游戏。坐在中国馆前休息的人要当心，哪天它的小手没力气了，掉下来可能会伤到你。



虽然也是世博轴，虽然热门馆近在咫尺，但这里就是没有茄子奶酪的交易发生，菜市场歇菜了——后一个菜不是蔬菜的意思，而是指关于蔬菜的交易。



园外新建的几幢高层住宅倒是花了些心思，至少看上去有点像 21 世纪城市里的房子了。不知道那些唐伯虎×3+2 和秋香×8-1 等人有没有去那里伪笑。



转眼看另一端却仍有点不可救药，贵但无趣的房子就像排队进热门场馆的人群，挤得密不透风，偶尔还有人插队。所以这里的笑仍然较少。电梯机房在屋顶探头探脑，想弄个倒影出来，可是波浪破坏了它们的梦想。它们得足够美，才能说服波浪静下来。



茄子分了点颜色给花卉，虽然花朵排成了长茄子形状，但是游人仍然不买帐，不肯在这里喊茄子。凡是出现在这里的人都把笑藏在心里，那笑是摆脱了庸碌人堆的窃喜。

如果图片在此结束可能有些不公平，没去过的人真的就会以为世博会已经倒闭。所以我有义务展示几张菜市场各摊位的图片，还有那些伪笑。



众所周知——这里的“众”并不仅限于中国群众，还包括西方群众，最早正是老外提醒我才注意到——中国游客无论到哪里拍照其实都是在拍自己。他们可以在异常难看的主题背景前叫卖茄子奶酪，只要后面有关键词。在此向他们过人的忍耐力致敬。比如那个铁路馆，就造型而言，即便作为一年级的学生作业都会被判不及格，以致于我看到它马上跑到马路对面去了，但仍有许多唐伯虎×5+1 和秋香×8+2 络绎不绝地到伪动车前留影。



右下角的图片最典型，标志物的作用几可媲美诱蚊灯，只要弄个标志放在那，人们就会蜂拥... 不对... 蚊拥而至。在关键词前面留影的最大好处，就是回去给亲朋看照片时，用不着多费口舌，就已足够铁证如山。比如你若是在“美国馆”几个字前留影，不需解释，人家就知道你去过美国

馆了。当然，在“厕所”两个字前留影也具有同等的说服力。



并不是所有赶集人都会被诱蚊灯诱惑，也有人会用自己的眼睛寻找美妙角落，所以给她们单独一颗图片以示鼓励。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管懂不懂摄影全都是摄影器材控，菜市场里单反相机的密度高过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（指同样的集会条件下。新闻发布会除外）。但碰巧照片里这位 MM 没有用单反。



菜市场的另一特色便是响彻全园的敲章声，这是检验印章质量的好机会，说不定能诞生个吉尼斯纪录。中国人对印章的热爱始于几十年前，那时随便办个芝麻大的事都得搜集好几个印章。更有过度热衷者，照公章样子仿制个赝品收藏在家里，竟因此被抓，可能主管部门怕他扰乱古玩市场吧。那时还没有“鉴宝”类节目呢。

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就要过去时，能够目睹传统印章文化如此气势汹汹地复兴，我们由衷地感到欣慰。看到那么多人为了敲章竟至牺牲参观机会，你还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被西方文化吞没吗？游人喜欢在各种物品上敲章，从护照到地图到白纸到帽子到胳膊到大腿。不过在皮肉上敲章得先看看章上的文字，最好别带着“合格”字样，否则很容易令人想起从前防疫部门敲在猪肉上的章，没有章的猪肉是不能吃的。万一不慎你被敲上了合格章，千万要避开眼神不好的厨师，免得成为红烧肉的素材。

欣慰之余有个建议，是不是我们该借鉴菜市场经验，把所有办事程序都恢复到计划经济的老样子，以求其繁，然后所有公章都走图案化路线。例如市直机关的公章刻上市长书记的卡通头像，大学公章都刻上食堂里最受欢迎的菜肴的图案。而动物园甚至可以让动物来敲章，以增加乐趣。最称职的一定是小马（不是指姓马的同志，是指动物），马蹄上直接可以刻个公章，不用担心章敲不清楚，它拿脚一踹说不定章就能刻在游人骨头上。不好的地方就是马厩地面会变成公章最密集的地方，多疑者会以为我是拿马厩讽刺他们。



不过小朋友们可能对传统印章文化还不能理解，唐伯虎爷爷和秋香奶奶离他们也很远。所以他们既不敲章，也不叫卖茄子奶酪。但他们长大后就很难说了。



在这个角落，不能一味责怪同志们乱扔垃圾，因为这里风很大。一般餐巾纸吹落地上，跟服务员再要就可以了，无需去拣。不过帽子被吹跑他们还是会去追的。



要是进馆的长队排得也这么稀松该多好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，最后面那位游客回转身沉浸在想象中。



只要眼疾手快，无论年长年幼，都有可能抢到舒服的座位。然后可以慢慢欣赏那些挤得呲牙咧嘴的排队人。



如果你非把那些我仅称之为食物的东西叫做美食，那也可以花些冤枉钱去品尝。虽然洋葱、土豆、番茄酱的味道能够弥漫整个欧洲大陆，但在中国它们恐怕也只能占据屋子的一角。吃它们的时候脑海里有没有浮现那位纺织女工的晒笑？



一群红人，大红色很好看，要是没有那个蓝精灵一样的东西就好了。这样的色彩搭配只会显得衣服脏。小红帽笑了，没有同伴的镜头对着她，她就擅自笑了，而且没有推销茄子。



有红人就有黑人。虽然开肤色玩笑在中国并没有被禁止，但我还是得声明红和黑不是指肤色。这张图片说明，组团来赶集的外国人也是有的。



厨师不仅要喂游人，自己也要吃饭。就如同医生也会生病一样。以下来自李红旗的《黄金周》，里面的人说话都是半死不活的：……“对不起，医生病了。不能出诊。”……“对，我也是医生。可是我要照顾生病的医生。”……“抱歉，我们只有两个医生。”



红旗（指实物，不是指李红旗）红帽红栏杆。喜庆的颜色，但却看不见笑。也许他们早已是唐伯虎 $\times 100+2$ 了，没看到镜头人们绝不会伪笑。



告诫还没去过世博的同学，那些喷雾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天敌，请注意避让。不过，能坐在疏松的桌椅间闲聊，干吗还要做摄影爱好者呢。

想起那位崔大爷的话，“若是为了爱情，歌曲算个P；若是为了生命，爱情算个P”。坦荡总是来自自我否定。所以，若是为了闲聊，摄影算个P。推而广之，若是为了你我，伪笑算个P；若是为了世博，你我算个P。

